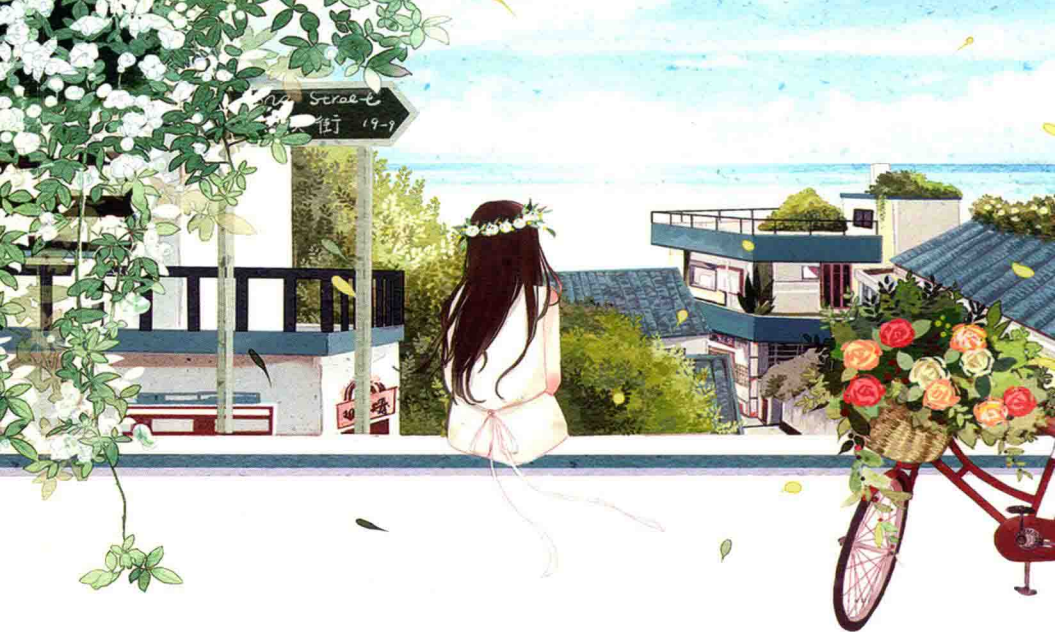




MISS YOU

想你的时候 微微甜

XIANG NI DE
SHIHOU
WEI WEI TIAN

一场蓄势待发的复仇
一段真挚感人的爱情

演绎富家小公主的多变人生
书写顽强女汉子的霸气回归

新生代另类言情天后
乌小白全新力作

乌小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想你的时候 微微甜甜

XIANG NI DE
SHIHOU
WEI WEI TIAN

乌小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你的时候微微甜 / 乌小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353-6

I. ①想…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860号

书 名 想你的时候微微甜
作 者 乌小白
出 品 人 柯利明 吴 铭
特 约 监 制 段雪坤
选 题 策 划 郑心心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郑心心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8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353-6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第一章 战斗娘传说	001
第二章 三个红名玩家	017
第三章 专注舔颜二十年	035
第四章 谈恋爱不如尬舞	056
第五章 欢迎各位师兄归位	081
第六章 神秘跟踪者	099
第七章 都是体质的错	116
第八章 文化节风云	131
第九章 我想知道真相	148

第十章 大姨妈登场	164
第十一章 冯启坤是谁	171
第十二章 老实人玩劈了	189
第十三章 开启地狱模式	202
第十四章 安雁卉的邀请	219
第十五章 史密斯夫妇	228
第十六章 婚礼变奏曲	242
第十七章 沙漠的雨季	260
第十八章 故事刚开始	275



第一章 战斗娘传说

(一)

在电梯里，我用力地咀嚼口香糖，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

镜子里的姑娘背着个脏兮兮的帆布双肩包，浓眉大眼，精神矍铄，一头斜分的檀棕色短发夹杂几缕姬胡桃，碎刘海儿没过眉睫，BF 风牛仔外套的袖子卷至手肘，右上臂绣了一圈线头虬结的英文字母，从远处看，跟戴了个红袖章似的，散发出一股“朝阳群众”除暴安良的庄严气息，神圣不可侵犯。

旁边站了一个络腮胡子的毛脸糙汉，手机贴嘴，撕心裂肺地喊：“我放不下你！真放不下！”

我听在耳中，不由得悲从中来，感叹这沧桑世间处处都有浓得化不开的情伤。尚在惆怅，忽听那汉子又悲伤地吼了一嗓子：“我那车撑死坐六个，真的放不下你了！除非你愿意坐后备箱！”

“咣”一声，我强行关闭脑洞。

很快，电梯停在七楼，我面色一凛，迈开大步走了出去。



商场七楼是餐饮区，出了电梯往右走，不出三十步，就是一家刚刚开业的蒸汽海鲜餐厅。在餐厅门外，我停顿片刻，做了几次深呼吸。就像一根速冻薯条扔进了油锅似的，四面八方的服务员汹涌而至，以我这个饥肠辘辘的外乡人为圆心，以走廊为半径，迅速围成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大圈，纷纷热情招徕，各式各样的菜单一窝蜂递过来，都快怼我脸上了。而我气定神闲，对这些外界噪声充耳不闻，眼观鼻，鼻观心，继续做完了几个热身动作。扭扭脖子，抖抖手腕，然后徐徐舒出一口长气，就像一只剽悍的斗鸡在决战前竖起了颈子上的羽毛。

我，回来了。

十八岁离开槐南市，已阔别六年之久。

如今，我背着当年逃跑时唯一带在身边的旧包袱，回到了故乡。同样风尘仆仆，而心境却截然不同。彼时我困顿绝望，无枝可依，在这座陡然陌生的城市里东碰西撞，惶惶如丧家之犬，恹恹如漂泊之萍，而此时却胸怀七分豪迈与三分肃杀，衣櫜击兮不负昂藏，绣手弹铗兮隐寒光。

千里迢迢，回来“收人头”。

新店开业海鲜六八折，餐厅里，几乎满座，一桌一桌蒸汽缭绕，人声鼎沸，略带腥气的海鲜味混着粥底的米香扑鼻而来，甚是诱人。我谢绝了服务生殷勤地带路，说了声“找人”，然后，一步一步，笔直地走近那个靠窗户的包厢。

那里一家七口正在聚餐，龙虾、扇贝、大螃蟹在蒸屉的笊子上滋滋地冒着热气。

男女老少，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坐在最里边、面朝我的那位男性老者，今年五十九岁，衣着体面，稀疏的偏分发型一丝不苟，焗得乌黑，头顶却露出一圈灰白的发根。他面皮黝黑，脸色阴沉，笑起来嘴角不动，刚毅戾深的眼神丝毫未变，看起来依然像板着脸，峦壑般的抬头纹与浓浓囧字眉组成了一个标准的“三八”。

这位是我亲大伯，安德高。

尽管已有六年未见，但这张苦大仇深的老脸，就算他用拉皮术把包皮

拉到脸上再拍一车黄瓜我也认得出来。短暂一瞥之下，我眼底的血管都快炸裂了——六年前，就是这位老人家逼得我背井离乡、流落街头，历尽栉风沐雨之苦，最终走上了一条虽心狠手辣、胡作非为、欺男霸女、人面兽心但我知我是好女孩的不归路。

我左右张望一眼，从旁边拽了把空椅子，拖进包厢，毫不见外地挤进了他们的家庭聚餐。

椅脚是金属的，划过地砖，发出一记刺耳的尖利声响。

满桌的亲戚齐齐一惊，纷纷朝我看来，那些眼神中充斥着不满、疑惑、鄙夷，还有些许警惕。安德高的儿媳靠门坐着，怀中抱着个不满一岁的小男婴，肥嘟嘟的，像一头浑圆柔软的小海豹。看见生人，这婴儿开始不安分地挣扎躁动起来，扔掉手中的玩具飞机，扁起小嘴，眼看就要号哭。

安德高皱起眉头，沉声呵斥：“你干什么的？出去！”

我对他的厉喝充耳不闻，大喇喇坐下来，伸手捏了捏小婴儿的脸颊：“哎哟，小王八蛋还认生呢，我也是你的姑姑啊！”

孩儿他妈还一脸懵逼，斜对面穿炭灰色西装的李大腾站了起来，一脸惊喜：“你是……安雁朵？你是朵朵！”

“腾哥。”

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

“你刚回来吗？你跑哪儿去了？这些年我满世界找你！你是不是成心躲着我们？”李大腾蹬开椅子，刷地跳了出来，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弯下腰，热情地抓住我的肩膀上下打量，语无伦次又连珠炮般抛出一堆问题，“喂，你怎么夸嚓一下就长得这么高了？怎么还变白了？小乌鸦，你去韩国整容了吗？你看你，这一头杂毛染得也太夸张了吧？有红有黄的，想凑齐三原色啊？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吗？哎，朵朵，你把我的小乌鸦藏哪儿去了？快把那个人格交出来……”

他一会儿掐掐我脸，一会儿揉揉我头，狂喜之色溢于言表，就差摇着尾巴伸出舌头来舔我几口了。

我将手指竖在嘴边，示意他安静点，制止他激动的唠叨：“别叫我朵



朵，我改名字了。”

“什么？”李大腾一愣。

我从屁股兜里摸出身份证，冲他亮了亮。

他疑惑着接过去，一字一顿念出来：“安——瓦——砾——”

“没错，我现在的名字，叫安瓦砾。”我笑吟吟地接口，眯起眼睛，环顾围坐在圆桌边这齐齐整整的一家人，毫无笑意的凛冽眼神扫过，与他们的目光逐一相触，“改这个名字，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出身清贫，没什么好自卑的。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就算我只是一颗碎石子，也会慢慢磨掉恶人的一层皮！”

满桌的人瞬间都慌了神，安德高瞠目结舌，说不出话，只重重一搁筷子。

李大腾咳嗽一声：“过去的事——”

“腾哥，跟你没关系。”我果断一摆手，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还拿我当兄弟，你就坐旁边歇会儿，别和稀泥。”

我知道，此刻他进退两难，最好的选择就是两不相帮。

过去，他是跟我磕头结拜过的大哥，我小他一岁，还有另一个义弟小我两岁，腾哥对我们处处维护。但现在，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我堂妹安雁卉的未婚夫。

我大伯安德高有两个子女，大儿子安雁龙的性格，与小女儿安雁卉正好走上两个极端。一个狂妄自私、好色成性；一个却腼腆单纯、温顺软弱。因此，在我眼中，安雁卉这个小姑娘虽然蠢，却是他们家唯一尚有良知的人，跟我关系也不算太僵。

今天这个场合似乎挺隆重，李大腾一套炭灰色西装崭新挺括，安雁卉的米色开衫里面穿了件雪纺小红裙，勾勒出纤细的腰身，脸上化着淡妆，面色白净，眉似新月，长发如瀑，半掩香肩，温温柔柔目光似水，清灵不可方物。她眼见李大腾被我斥走，似乎有心替未婚夫解个围，略显局促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和我套近乎：“朵朵，好、久不见了，你变得、变得好漂亮……”

她的秉性一向如此，谁凶，谁强势，她就害怕谁，每回紧张起来说话总是结巴。

我冲她笑了笑，算是善意的回应。

“不管你改叫什么名字，瓦砾也好，珍珠也好，总归我还是你的大伯，你还是我侄女。”安德高按捺下心中怒火，又摆出了一副家族长辈的架子，不动声色地吩咐道：“既然坐下了，那就一起吃个饭吧！”

“不必了，我过来处理一点事情，马上就走。”

“处理什么事？”

“听说，你们一家人聚在这里庆祝卉卉订婚，所以，我特意赶过来道贺，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什么东西？”安德高机械地反问，面色阴晴不定。

“我爸妈留下的房子和商铺，全都是我的，一块砖头你也甭想拿走！”面对一桌人复杂的目光，我坦坦荡荡表了个态。

“哦，就这点事啊。我们亲戚之间，有什么话不好商量，干吗要说得这么苦大仇深的呢？你这个小姑娘啊，这么多年性格都没怎么变，心眼儿忒小，一点儿都不大气！”安德高一脸木然，嘴角动了动，露出一个讥诮而高冷的笑容，“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儿家，迟早得嫁人吧？你赶紧找个有房有车有票子的老公，才是正经事，非要霸着我们老安家那么多房产，你对得起你爸爸在天之灵吗？”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我的内心却毫无波动，甚至想笑。

六年过去了，连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都革新了，这个老顽固的思想倒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还是满嘴的歪理邪说。“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安家的房产就该留给姓安的”这一套说辞，我从小到大听过无数遍。他曾筹划过，要把大儿子安雁龙过继来给我爸抚养，户口上到我家，奈何我爸一生勤奋，对这个酗酒烂赌一事无成的哥哥素来不齿，委婉地顶了他几句，大意是：“哥，余生不用你指教了，我自己凑合过吧！”

十一岁那年，我遭遇人生最大变故，父母罹难双双离世，从此我在大伯家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那段时间，我记忆中最深的恐惧，就是他酗酒之后，那张分外严酷凶残的通红的脸孔，以及随即会钻入我耳中的滔滔不绝的严厉苛责、呵斥与恶毒挖苦，偶尔还难免受些皮肉之苦。不过，听说他现在是胃癌晚期，烟和酒都已经戒了。

我嚼了嚼口香糖，吹出一个乳白色小泡泡，炸出啪一声轻响。

“法律上，我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没你什么事儿。你要真觉得能说服我爸，可以下去跟他谈谈。”

“我跟你爸还用谈？我们可是亲兄弟！几十年手足之情！”

“是吗？你儿子当年猥亵我的时候，你说出那一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时候，你考虑过亲兄弟的在天之灵吗？你顾念过一分手足之情吗？”我毫不犹豫、大大咧咧地将陈年隐痛说了出来，目光掠过安德高，斜睨着满身横肉一脸蠢相正在发愣的安雁龙。

全桌人的脸色都变了，有的震惊，有的畏缩。安雁龙的老婆刚结婚三年，从没见过我，突然在此时听我说出这么一番话，整个人都吓得呆住了。

李大腾难以置信地插嘴问：“你说啥？这是真的？什么时候的事？”

“你以为，我高一从自己家里搬出去，租个破房子住，窗户是报纸糊的，大热天冲个凉都不敢脱衣服，真的是为了体验生活？”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又能怎样？那时候你也才十几岁——”

“胡说八道！”

暴怒的安雁龙截断了我的话，他一扭头见老婆面露惊吓之色，孩子也在哭，顿时恼羞成怒，推开椅子走过来，一边不干不净地骂着“小逼崽子血口喷人，早知道你没安好心”，一边习惯性地想要动手推我。我抬起下巴，嘴一张，像个豌豆射手似的，准确地把一坨嚼得黏糊糊热烘烘的口香糖吐在他脑门儿上。趁他停下来抹脸，我倏地一拍桌子长身而起，飞快欺近，右手牢牢叉住他脖子，脚下顺势一绊，迅速将这个曾经欺辱过我的臭傻逼撂倒在地。

这是一个擒拿招式，我实战演练了无数遍，动作干净利索。

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大好的青春年华，我在异乡如同风中的破塑料袋一样飘摇六年。鬼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如今才会带着两大坨熊熊燃烧的肱二头肌重返故里，假装归乡省亲。总之，以我现在的身高、力量和经验，一口气放倒五条普通的大汉，不费劲儿。普通的大汉，我普通地撂倒，旁边懵逼的亲戚，在懵逼地瞧。

安雁龙猝不及防，刚打一个照面就躺下了，狼狈地爬起来唾骂：“妈的，你还敢动手？是我们家把你个小贱种养大的！从小你就是白眼狼，克死亲爸妈，长大还有脸回来抢房子？贱逼！”

“你嘴巴放干净点！”李大腾忍无可忍，上去揪住未来大舅子的衣领，他虽然矮对方半个头，但胜在壮实，打起来也算势均力敌。

大妈见情势乱了，双手一拍大腿，哭喊着控诉起来，句句昧着良心说我昧良心。

安雁卉站在一旁手足无措，今天这场聚餐，本是为了庆祝她和李大腾的新房装修完成，而此时，自己亲哥哥却与未婚夫怒目对峙。她紧张得目光左右直闪，不知怎样才能安抚双方，她的头脑里缺少这种紧急应变机制。

我退回桌边，微笑着欣赏这难得的画面，右手不自觉攥紧一个空酒瓶，又慢慢松开。

“小兔崽子闹够了没有？”安德高急了，一把推开椅子，对我怒目而视。

“站起来干吗？想决斗？地方太小，你那套王八拳施展不开！”我好整以暇地抬起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像窑子里拦姑娘的流氓一样用手肘撑着膝盖，脑袋一歪，仰天打了个朗声哈哈：“我十八岁那年，你也就能跟我打个平手，现在我二十四岁了，您老都骨质疏松了吧，还想逆袭不成？”

想来，我的眼神锐利阴鸷，因为安德高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脖子。

当初我离家出走之前，破釜沉舟，跟他打过一架，结果是两败俱伤。那天，我差点儿被他们两口子联手打吐了血，而安德高的左颌角上，那道狰狞翻凸的长疤仍在。我恨他逼我辍学嫁人，一菜刀劈过去，倘若他躲得慢一点，抑或刀口移动几厘米，那剧烈搏动的颈动脉就能喷出华丽丽一排扇形血箭了。



安德高后退半步，转头冲李大腾怒叱：“大腾，你还想不想做我安家的女婿了？”

李大腾闻言略一迟疑，安雁龙趁机甩开了他的钳制，一转身，气势汹汹地与父亲并肩而立。

面对他们的宿敌，同时也是侄女以及堂妹。

安雁卉拉住了她爸的胳膊。

“爸，你别这样，朵朵她受过不少苦了……”她声音在发抖，含蓄而哀愁地表达了自己的恳求，连话都不敢说得太直白。

我叹了口气，卉卉还是温柔又善良，可惜笃孝，所以，只能是个温柔善良的蠢姑娘。

大妈眼见形势不妙，哭喊一声“辛辛苦苦养了个白眼狼，造孽啊”，倒地昏了过去。

装死这个杀手锏，她用了这么多年也不嫌腻歪，反而在演技上更加精进了。每每局面对己不利，便立时施展出来，只要敌方不是老、孕、病、残、狗，就能以一招“我躺尸你随意”秒杀对手，反败为胜。凭借这一门神技，她率领着一家四口，在拒缴物业费、遗弃老父母、疯狂吃绝户和驱逐亲侄女等战役中带头冲锋，屡建奇功。装死，堪称碰瓷界的一招鲜。

只有面对我的时候，她才可能会产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她有碰瓷神技，我会坟头蹦迪。

“哎哟，看来这回死透了！”我蹲下去，用筷子捅了捅老太婆的菊花，见她面皮抽搐一下又拼命忍着不动，特别喜感。我顿时笑出了声，兴高采烈地扯着嗓子吆喝起来，招呼大家一起欣赏这个老活宝躺尸的英姿：“我大妈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啊，知书达礼、善解人意，大喜的日子给各位死个妈助助兴。放心吧大伯，就冲着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今天您二位的棺材钱，我包了！”

安雁卉正抱着她妈哀哀呼喊，我向她招招手：“来，搭把手，翻个面，两边都晾晾你妈才能凉得快一点，这样等她下了油锅地狱，炸得更脆，口感更好——”

“小畜生你作死是吧？要不是瞧在你爸面子上，十年前，我早就打死你这个贱种了！”安德高气得浑身直哆嗦，发型都抖凌乱了。他颤巍巍地指着，向儿子下达命令：“我看她就是回来找死的，你给我打！打死她，我来抵命！我六十岁的一条老命拼你一条二十岁的命，值了！”

安雁龙张牙舞爪地扑过来，满嘴喷着肮脏的口头禅，一如从前。我深知他的弱点在哪儿，一个闪身勾踢以迅脚不及掩裆之势踹中他下体。

他痛嚎一声，一手捂住裆部，一手扶着桌子，半蹲的身体蜷得跟个虾球一样。

可能他们都以为，我第一次打倒安雁龙只是个巧合，是个意外，所以仍然动不动就对我挥舞拳头跃跃欲试。不过，即便他们不肯正视现实，我也有办法让他们清醒过来，多年养尊处优的他们，和一路披荆斩棘的我，如今，已经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了！

我冷眼环顾左右，抠了抠鼻孔，在安雁龙背上揩净手指：“真可惜啊，在你第一次把手伸进我衣服的时候，我就该当场废了你，那时候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罩着我呢……”

“朵朵，别说了！”李大腾把我拽过去，一脸沉痛，“我们走！”

“去哪？你别影响我报复社会啊！”

“别闹了，外面服务员都报警了。”

“她说的是真的假的？你真做过那种事？她真是你亲堂妹吗？”

——这一句话，是安雁龙的媳妇问的，她抱着娃在旁呆坐半天，这会儿终于缓过神来了，倏地站起身来逼近丈夫，连声质问。安雁龙气急败坏，不耐烦地一扬手把她推开：“你能不能别添乱？！”

他的声音凶狠且响亮，把自己亲儿子吓得哭哭啼啼，孩子妈一气之下抱着儿子跑出去，看架势估计是回娘家了。

安德高气得暴跳如雷，骂骂咧咧地往地上摔筷子，因为只有这玩意儿摔不破。大妈发现儿媳妇跑了，急得在地板上也躺不安稳，俩眼睛偷偷睁开了一条细缝，小眼珠子滴溜溜直转。安雁卉一边应付着服务员的询问，一边来回扫视父母和未婚夫，又窘又怯，可怜兮兮的。总之，现场一团糟乱。



“别理他们了，你住在哪？我开车送你回去，好不好？”

李大腾深恐冲突加剧，急着催我。

“好啊。”

我顺从地转过身，任由李大腾扯着我往外走，心中冷冷一笑：你们以为此刻局面已经是最糟的了吗？

要知道，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

六年之前，我的名字还叫安雁朵。

安家取名依然按族谱排字，德字辈之下，是雁字辈。安雁朵、安雁卉，这一对堂姊妹的名字，既唯美又清新，充满了长辈们的美好祝福。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是所有亲戚当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他们夫妻俩的名下有一家公司、两处房产、四间商铺，还有好几辆车。我爸是个责任感爆棚的男子汉，自从1992年结婚之后辞职下海，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着公司生意，吃的却是自带便当，除非有应酬，否则从来都舍不得下馆子去吃顿好的，偶尔甚至两块发糕或一个酒酿饼也能把午餐糊弄过去。我妈则是一位本本分分的职场白领，朝九晚五，业余时间全部用在做饭和家务上。她略有洁癖，总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还喜欢研究美食，伺弄猫狗与花草。我家一直住在健康路75号院，这个小区在槐南城里颇有名气，属于生态型住宅区，绿化面积远超平均水准，外观设计采用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新中式”风格，田园外观，优雅大气，尤显清贵。小区后门靠山脚下建有一片别墅群，我小学时经常吆五喝六地喊同学一起翻越后门上山探险。

我天生外向，除了同住小区的孩子，还结识了很多周边的小伙伴。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别的孩子大都还穿着不合身的运动服，而我一个礼拜穿的裙子从没重过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这个小城市里，我算得上是家境优裕、鲜衣美食，我也是父母捧在手掌心里的一枚小公举。

然而，在我十一岁那年，父母不幸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意外过世。

丧事结束后，亲戚们迟迟不肯散去，许多人都自告奋勇愿意抚养我这父母双亡的孤女，抢着要承担监护责任。最后，我大妈一招“装死杀”吓退了其他竞争对手。于是，由家族全体长辈默许，以及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共同做主，将我的抚养权和监护权确定交予了我亲大伯，安德高。

一般听说我大伯叫安德高的人，都会追问：那你爸爸一定叫安望重吧？

不，我爸爸叫安德民。

我妈妈叫汤君。

这两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很快就像印在了我记忆深处最后最美的一片秋叶上。

凛冬的一阵寒风刮过，它们就盘旋着，不甘地凋落了。

作为我的监护人，大伯先是理直气壮地把他的户口迁到我家。随后，他们全家人都搬了过来，四口人霸占了我家三间大卧室，反而把我撵进书房，只能睡在一张窄小的折叠行军床上。我妈生前最心爱的两只奶牛猫和一条金毛犬，也全部被驱赶到楼上的露台，不准进屋，没到一年的时间就先后送出去了。

安雁卉想邀请我一起睡卧室，遭到了她母亲的严厉警告：“千万不能接近那个命硬的，她能克死父母，就能克死别的亲人！”

我当时年少气盛，又值青春叛逆期，更加见不得我家猫狗们受委屈，对大伯这些不合理的安排十分抵触，悲愤之下，跟他们起过无数次冲突，没少挨打，逐渐从心生厌恶，到相互憎恨。就因为一句“监护人有权管理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大伯先后卖光了公司股份，又卖了几辆车，供他全家挥霍。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踏入家门，就觉满腔恨意五内俱焚，在每个泪崩的夜晚疯狂思念着父母，在悲恸中睡去，又从噩梦中醒来。

我曾以为，寄人篱下之苦，莫过于此了。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四岁时，我才迎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堂兄安雁龙十八岁了，刚刚从一所职高毕业，终日待业在家，无



所事事。他仗着自己身高体壮，又深得父母溺爱，不停地找机会对我欺凌、骚扰，从口头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逼得我忍无可忍，从家里搬了出去，勤工俭学，自己挣钱租房子住。

就这样，我大伯和他的家人，活生生演绎了一出“鸠占鹊巢”。

那段时间的黑暗之中，倘若还有一丁点亮光的话，那么都来自我的两个拜把兄弟。

李大腾，于彦峰。

李大腾跟我同住一个小区，而且是别墅区，他父亲是槐南市里有名的炒货大王，跟我父母也认识，两个孩子之间的友谊顺理成章。

于彦峰随母亲住在附近的平房里，家境很一般。我起初以为他没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常年跟着施工队伍在外奔波，每月回家住一两天，像走亲戚似的。我打小就顽皮好动，抓蛇、掏鸟、逮蜈蚣都是小菜一碟，是健康路那一带赫赫有名的孩子王，整天率一队熊孩子在外面野，玩得一身黑泥，李大腾送我一个外号“小乌鸦”。而于彦峰则性格内向，腼腆自卑，一直没有交到过好朋友，每次溜出来一起玩，他只会怯生生地跟在我身后。所幸，在我领导的一大帮小屁孩里，他长得最好看，因此我总是愿意带他玩。

我们从小玩到大，完全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形容，李大腾经常提出要把自己的亲弟弟送给我爸妈，换我去给他当妹妹。

后来，我连遭父母去世和大伯欺凌的打击，一度郁郁寡欢。有次路过郊区的关帝庙，李大腾心血来潮拉着我磕头结拜，信誓旦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拍着我的头说：“小乌鸦，你别难过，现在我也是你的亲人了！”

于彦峰当年可能才十岁，依然是我的小跟屁虫，一时鬼迷心窍，他也懵懵懂懂地跟着我们跪拜下去。

李大腾看了他一眼，笑着对我说：“看，你有两个亲人！”

根据年龄排大小，李大腾自然是大哥，我排老二，于彦峰的年纪最小，从此他就踏上贼船成了我们俩的小弟。我们三人互相扶持，彼此安